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八號

據清光緒十年刊本影印
清張景祁等纂修

福建省

福安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119/03



10097229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福安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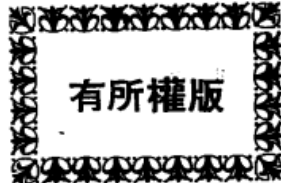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 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福安縣志

版藏縣署

重修福安縣志序

邑乘何為而作也古之王
者疆理天下有分土無分
民故於申畫郊圻之中仍
厲一道同風之治維時輶
軒四出陳詩問俗入告我

張序

一

后以佐省方設教之鉅典
於是上德宣下情達而國
俗以興今之郡邑志乘其
遺意乎安邑環山階海土
膏沃衍在漢為甌閩地不
入版圖唐以後隸於長溪

宋拾析縣元始建州至我

朝升州為郡而五邑隸焉遂
屹然為海疆重鎮矣乎
秩、乎若建瓴甌而挾襟
帶也余於光緒丁丑權宰
是邑入其境土厚而水深

張序

二

考其俗民醇而訟簡以悃
幅無華之吏得賸任而弗
躋心竊樂之閒嘗搜舊志
披故牘自有明迄國初歷
次續纂之成書或燬於兵
燹或付諸散佚其存者必

乾隆癸卯侯君謹度所輯
暨道光壬辰劉君之藹所
續者也一則以舊編為藍
本而絕少增刪一則以新
刻為單行而不相附麗方
聞綴學之士恆病其因陋

張序

五

就簡艱於考索余欲於退
食之暇拾遺訂墜彙為全
書尋以入闈分校移任清
源弗果也歲壬午復奉檄
來茲土邑紳黃錦燦等課
以余曾列史官習知體例

謫然以重修邑志為請余
素而許之以為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邑志雖具有成
規而殊創始然非苟參省
志郡志學校志與夫官司
簡牘之可徵者鄉黨文獻

張序

四

之足紀者亦無由集其成
必也摯氏綱領而釐其條
目汰其蕪冗而擷其菁英
如子京修唐書之例文減
而多增蔚宗華漢季之編
辭達而理舉斯足尚耳乃

今編集纂草創甫定而余
又量移臺海卒不獲送容
考訂以俟其成謂非生平
憾事哉且夫旌善表德盛
典也發潛闡幽大文也立
言不朽之業於是焉在安

張序

五

邑雖僻處一隅而山川神
秀代生偉人故特補闕之
貞庸監押之忠勇參軍之
節烈任齋墨莊之理學足
與日月爭光即耆年碩德
幽人高蹈深閨苦節載諸

簡冊者亦皆卓乎可傳而
自侯劉兩君重纂以後遙
數十載迄無有脩其廢
而舉其墜者戶間嘉言懿
行淪沒於蓬科瓊牖者何
可勝道豈非守土者之責

張序

六

而忘都人士所深恥耶
云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十
室之邑必以忠信而況名
都奧區魁異輩出誠使靈
表蒐訪覈實紀編不使冒
濫者廁乎戶間則以補官

吏取刑之闕輔師儒學校
之隆而即以恢張

聖天子一道同風之治觀文成
化衆宇各得其所也詎惟
是慎封守操土風博稽掌
故之幾云尔哉夫惟大

張序

七

雅乎尔不羣是所望於諸
君子矣

光緒九年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政大夫前翰林院庶吉
士 國史館協修 武英

殿協修同知銜武平縣知
縣調署福安縣事錢塘張
景祁謹撰



張序

八

重脩福安縣志序

天下政治得失之源其肇於郡縣乎後代沿秦制立郡縣以大一統之規模必縣無不治而郡乃治必郡無不治而天下乃治然則

徐序

一邑雖小苟政治得其道亦可以上佐

聖天子車書之化則治天下必自治縣始治縣者欲舉其職必熟悉乎一邑之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義

險阨人物風俗以準今酌古因時制宜使發為政教著為禁令悉施之不悖非稽諸志乘不能得其要也福安縣志舊為乾隆癸卯侯君謹度所纂集道光壬

徐序

二

辰劉君之藹踵而續之夫沿襲舊說而不知訂訛正議論古者何所折衷別纂新篇而不能因流溯源攷古者仍多遺憾此侯劉兩志識者所由病也然自劉

君續編之後數十年中生
於斯官於斯懿行嘉言流
風善政豈無卓卓可傳者
乎若更遲之又久文獻以
遠而無徵稗乘以非而淆
是傳聞失實稽攷無從亦

徐序

三

守土者之過歟余於光緒
庚辰莅茲邑大懼斯志之
廢缺思集邑之人按圖訂
輯收墜拾遺以都為一書
正在籌增紫陽書院考課
經費擬次第行之未幾移

任玉田代余者為錢塘張
君景祁與邑紳黃錦燦諸
人啟局重修取侯劉兩志
節其冗者補其亡者去取
維嚴釐然悉具蓋至是邑
志非向之因陋就簡而足

徐序

四

以垂久遠者矣癸未秋余
捧檄重来喜是書之將成
幸初心之無負乃與諸君
復深商確付之梨棗刊資
不足為鳩集之以訖厥功
夫予有志未逮賴張君以

成之而張君亦賴予以終
其役則予兩人惓惓於茲
土誠欲後之宰是者披覽
此編將邑之建置沿革疆
域田賦戶口關塞險阨人
物風俗瞭如指掌可以藉

徐序

五

手有為由是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
奠民居有若鄭黼林子勲
興民利有若忙兀歹趙璉
除民患賑民窮有若盧仲
佃金汝礪步武昔賢爭相

輝映不雍雍乎政平訟理
以黼黻

昇平也哉當務之急莫急於
此都人士問序於余爰述
其緣起云

光緒十年冬十一月

徐序

六

誥授奉政大夫同知銜調補蕭
田縣福安縣知縣六合徐
承禧謹撰



乾隆福安縣舊志序

志者史之餘也自漢司馬氏綜覽百家創立紀傳別作六書班氏因之以作八志天文志則馬續成之其後范陳沈李令狐歐陽皆良史才並競競於諸志以示綜核後代如華陽郡國志皇圖方輿志太平寰宇志咸涓臨安志悉本史裁近代如武功康氏閩中莆陽黃氏晉安林氏甯化李氏皆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足以彰往察來為治官行政化民成俗之本唐人謂本志可以善治非細故也歲戊寅余承乏辰邑受事伊始即簡摭志乘則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一

自明萬厯後缺修者已百有餘年其間或有校讐率多因陋所遺舊本荒誕猥俚復多殘缺無可徵信訪諸冊籍皆云辛未歲巨浸滔天蟬絲蠹屑悉付陽侯遺文軼事漫無足徵方欲補闕拾遺勒成一書以輔政典而簿書期會倉卒未遑低徊者久之會郡伯峨峰李公以西川鴻儒出守是邦觀風問俗百度惟貞慨然以志乘之修檄諸屬邑余幸在下風奉令承教罔敢後時因之集邑貢生陳湜鄭維斗陳燦廩生陳騰芳生員陳上儲等采輯覃思論次傳訪自唐宋元明歷史三通宋梁氏三

山志明曹氏名勝志王氏閩都記以及近代省郡諸志

舊萃典實訂正荒蕪或考舊牘兼取輿評期於詳而有要質而不俚余以吏事之暇相與鈎稽商確去取晨晝暝寫丙夜弗休凡五閱月而後藏事為類二十有二為卷三十增舊志者十之七訂其訛謬者十之五既彙次成書乃珥筆而序之且以詒都人士曰惟我郡伯之開示長吏而嘉惠此邦人也豈淺鮮哉展之創邑幾六百祀於茲矣圭臬弗審文獻無徵奚以昭法程而垂典則自今而後建置之原委山海之阨塞戶口之登耗食貨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二

之羈紲習尚之滄瀾以及興文育德之方補偏救弊之法莫不職要職詳有倫有脊於以酌古宜今稽其典式以善其禮俗誠張弛之橐籥而厝注之權輿也諸士大夫生逢

景運涵濡樂育百有餘年誠追舊德以念先型則補闕之清風參軍之亮節武德之保障秘閣之碩畫以及信齋墨莊之繼往開來諫議郡丞之舍生取義並昭盛軌以共致其軒輦將嗣鄉懿之辦香鬱為俊乂出則翊贊遠猷處亦續紹絕業所謂揚淑聞而暢休風以仰承

聖天子之雅化而益廣郡伯濯磨之德意於無窮也若徒謂
考圖數典備一方之掌故固職事之宜然尙非排纂之
義矣乾隆二十五年知福安縣事上元程志洛課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三

乾隆福安縣舊志序

文章一道惟史為難志雖不同於史而亦有同焉者山
川風土草木蟲魚史之所不書者志則一一書之至於
人物之紀載閭閻之流微使後之讀其書者莫不流連
興起想見其為人而勸懲之道即寓於其閒謂非與史
相表裏哉余不敏承乏茲邑簿書之下披覽舊志則自
前明崇正修輯至我

朝康熙辛酉重纂以後迄今將及百年無有起而任其事
者興廢舉墜是非守土之責而誰責歟况我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四

朝治化覃敷海隅日出之鄉莫不喁喁向化比隆三代其
閒嘉言懿行尤不勝書使紀載闕如何以彰

聖天子一道同風之治哉爰請諸大府重加編纂時則總其
修者為會城李太史劍溪余政務餘閒時相過從舊志
則相與訂其殘缺正其訛謬而所新編者於人物藝文
二則尤兢兢三致意焉探源於省志府志並旁及學志
甯嚴毋寬甯樸毋華庶後之覽是書者因文見義則夫
治革紀而制度可循也利弊稔而政教可施也取舍詳
而褒貶可定也不必詢於耆逸而民風之淑慝有灼見

矣不必訪於閭閻而民務之緩急無遁情矣不必身履郊圻而山川疆域之盤錯有以經理而區畫之矣則是書之成雖不敢與修史同科而豈非守茲土者之急務哉豈非欲後之人有所持循而勿失哉刊既成為述其大概弁諸簡端云乾隆四十五年知福安縣事貴谿蕭紹謨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五

乾隆福安縣舊志序

邑乘者司土之書也古君子出宰邦邑所至交其賢豪審其風土考其山川民物類能見於文章飾於政治而况一方掌故之書不重賴守土者為之修明哉余昔承乏福安樂其民樸而事簡輒思興廢舉墜以繼前志閒嘗弔三賢之舊祠過大儒之故里而知前哲之風徽未盡泯也又嘗考壇廟之興廢稽學校之沿革而知是邦之文獻足徵也設非志乘流傳則前言往行軼事遺風孰為戶祝俎豆以迄於今哉夷攷福安建治肇於有宋

福安縣志

卷首

舊序

六

元明以來屬福甯州至我

朝聲教暨訖州升為郡文物典章粲然可紀乃舊志自明季以前兵燹無存

本朝百餘年來雖間有修葺皆未成書余於乾隆癸巳抵任乙未重建學宮之後即思重修是志草創未就尋以任滿檄調福清遂不獲竟其役因思柳子厚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又念古之為吏者雖才力精敏百廢具舉類多入於其職而當其不及為不能無望於後人踵而成之也余才力萬不逮古人而又慮不及為之勢